

一个法国摄影师与一个中国女作家分享旅行生活的真实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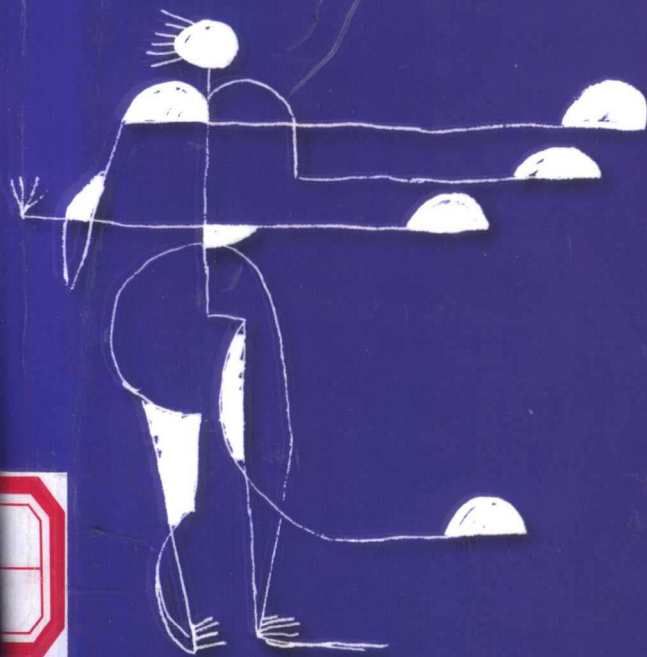
董

卫

著

# 风和浪的 女儿

异乡的女人系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异乡的女人系列

# 风和浪的女儿

董卫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和浪的女儿/董卫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.1

(异乡的女人)

ISBN 7-5004-4147-9

I. 风… II. 董… III. 游记—世界 IV. K9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93006号

责任编辑 张林  
责任校对 修广平  
装帧设计 每日出发坊  
责任印制 戴宽

---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

邮编 100720

电话 010-84029453

传真 010-84017153
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京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2004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90×1240毫米1/32

印张 8.75

字数 220千字

印数 1-8000册

定价 28.00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---

## 目 录

---

- 生活从房车开始** 001  
    夜行车 004  
    房车进监狱 010  
    穿过封锁线 016  
    偷越国境 022  
    你做什么,我做什么 028
- “我的屁股”** 032  
    铁锤下的砧垫 035  
    蓝胡子城堡 043  
    继续赞美香波堡 049  
    狗上天堂 055  
    大海中的圣山 059  
    罗纳河索恩河的孩子 066  
    奥拉杜尔之谜 076
- 英国警察大叔** 081  
    我非与你狂欢不可 084  
    骄傲的 Gilles 091  
    今日铁狮峰下 098  
    巴塞罗那城,高迪城 103  
    西洋景中东方情 109

---

## 目 录

---

- 113 **我是亚洲人**
- 116 马尼拉的爱与恨
- 125 挑下火山石
- 132 在泰国的日子里
- 137 北方的香风
- 148 什么时候回来？
- 155 火车站
- 160 戴角生活的苗族人
- 
- 169 **我被认成土著人**
- 172 四×四
- 178 袋鼠杠和水果警戒线
- 188 大洋路
- 194 库柏佩迪
- 201 恐龙车
- 
- 205 **几个朋友**
- 208 谁是索菲
- 214 吴劳德和芳朗骑行天下
- 223 莫里斯夫妇
- 233 吉尔在北极圈内的长征
- 243 多米尼克顺与不顺
- 
- 251 **影像圣殿，影画中国**



生活  
从房车开始

沙漠在中国时,就给我解释过他是做什么工作的,那时我查看了字典也没有懂,法国还有这种工作呢?这也算是一种职业?

到了法国我也没有很快地弄懂,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了解到,他的工作是旅行拍照、自由撰稿、写出书、编排幻灯片、举办讲演会这些都加起来的大杂烩。

我刚到法国时需要安全、安定、经济上的独立,而沙漠的生活和我所需要的正相反。有人问,我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?其实我没有做出选择,我对这种四处漂泊的生活一无所知,盲目随从。之所以上得钩来,因为这种生活,与众不同。

对于沙漠也是全新生活的开始,我是个大學生,说着儿童式的幼稚法语,愣头愣脑,没有礼貌,全部家产只有一只破箱子,除了中国一无所知,这就叫做被感情冲昏头脑吧。我还记得坐在巴黎大歌剧院前的台阶上,我们商量着,生活在一起一年就一年,一个月就一个月。

沙漠在生活上不安定,不安全,经济上时好时坏,所以说舒适安逸无忧无虑的好日子我没有福气享受得到。我和他分享的是简朴、紧张、竞争——我常对他说,生活对你怎么像把刀呢?

沙漠没条件给我安定富裕的生活,我也没资格接受,我做过什么?凭什么就该享受?摒弃这些不去考虑,从第一天起沙漠就拿出他拥有的法宝和我分享:自由。

自由飞船的翅膀是我们的房车。

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房车必不可少。作为书的第一章,我写了房车上的生活。我们还没有房子,先有的房车,我到法国的生活是从房车里开始的。

最初我在诺曼底冈城大学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房车里,房车停在教学楼门口。白天学校人来人往,晚上人去楼空。同学们不知道我住在车中,车就停在楼前。他们一大早乘各种交通工具匆匆赶来上学,我是几乎要到上课的时间了才从床上爬起来,从房车下来,一脚迈进教室。

周末,我们把房车停在诺曼底的海滩上。一个清晨,我被沉闷的汽笛叫醒,光脚到沙滩上一看——大雾遮天,水天不分,一艘巨轮撕开雾帘徐徐驶来。巨轮跨过芒什海峡,从英国开来;船上的绰绰人影,向陆地上的人挥手——他们把

一个愿望埋在我心里。后来有一天我们把房车开上这艘大船，从法国出发来到英国。

房车还把我们带上阿尔卑斯山，在普罗旺斯山区离都德的磨房不远的地方。沙漠停车说，吃饭吧。他把后车门一开，搬下小桌，炉子放在脚边烤起肉来。肉在火上滋滋作响，他随手揪一把草撒在烤肉上。“你撒上去的是什么草，怎么这么香？”

这种草叫百里香，商店里有卖，在山上就不用花钱了，满山遍野免费供应。

坐着白马房车，我们上到勃朗峰脚下一个高山湖边。第二天，我一觉醒来，太阳还没完全出来呢，伸手一摸，沙漠不在了，被窝都凉了。我一骨碌爬起走出车外。哇！覆盖白雪的勃朗峰披着霞光倒映在湖中，湖水纹丝不动，平如光镜，这哪里像在人间？

我们前后自己装修过三辆房车，一蓝两白。我们的房车不豪华，但非常实用。装修一辆房车最快也要两个月的时间。第一步最不忍目睹，把一辆好好的马斯特车身锯开三四个大洞，安窗，安煤气箱，再安绝缘墙体，接电线，最后窗帘沙发。

有一个晚上，沙漠打来电话，说了两个字，嗓子就嘶哑了，他说：“完了！”

我就知道是房车完了。

我们又回到过出事的地点，是在阿尔卑斯山上，在山路急转弯处，当时路面有薄冰，车失控，车尾一下甩出去，车头向岩石撞去。沙漠猛地向左打方向盘，车一转头撞上路边的矮墙，轮胎爆炸，方向节全弯。车骑在矮墙上停下来了——下面是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。

我们买了房子后，我一生气就对沙漠说，我要把这座房子烧了！我曾幻想要把房子装成这样装成那样。我现在明白过来了，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。我们永远不会有钱来装修房子。这座被我叫做“工棚”的房子，四面放射着焦虑射线，我住不出家的感觉，也永远不能引以为骄傲。

每到这种时刻，我盼望和房车上路，多少次坐上房车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如、释、重、负。

自由之船脱离沉重而又琐碎的油盐酱醋税，电话电传电邮，起航——



## 夜行车

一辆白色房车在道路上飞驰，人们怎么也猜不到我正在车里做什么？

哈哈，我在做糖醋鱼！

我站在车中，一只手抓住车厢板来保持身体的平衡，腾出另一只手把鳊鱼洗净，“喀嚓”一下拧下鱼头；手扶煎锅，把鱼放在里面炸了炸，最后，葱姜蒜加糖醋一烹。

我得意死了这盘糖醋鱼。心想，被警察抓住还不重重罚款？如今，坐在车后排都要系安全带，不系带，罚款四百块。那，做鱼呢？

## 糖醋鱼

沙漠的专业是精神病心理学。他获得博士学位后，算是向父母交了差。在医院工作一年，他就辞职了，开始做他真正想做的事：旅行加摄影再加制作幻灯片。

一年里沙漠有几个月不在家，东跑西颠到世界各地去拍照片，他拍的是反转片。回到家后，沙漠用很多时间来挑选和编排这些片子，再用电脑和一种特殊的程序使幻灯片的画面和音乐、解说词等等混合起来。

这些事说起来两句话，好像挺简单，但做起来却很难。真到了混音这一步，一部幻灯片就差不多制作好了。沙漠制作的幻灯片使用六部幻灯机把多画面投放在宽银幕上，中文翻译就叫宽银幕多画面幻灯片吧。沙漠给他制作好的第

一部多画面宽银幕幻灯片起了个响亮的大名：《印度尼西亚——火山与人》，第二部《伟大的中国——沿着马可·波罗的足迹》。

片子做好后，第二步工作，沙漠要说服某个纪录片公司来发行他的幻灯片，他要四处打电话写信，有时还要带上片子开几天的车到发行公司去，亲自把片子放给公司负责人看。一旦公司同意发行了，双方就要签个正式的合同，这就进入第三步。

第三步，在一年的其他几个月里，沙漠到各地作巡回讲演和放映，一般是在讲法语国家的电影院、文化中心、剧院和学校。到了这一步，我们开始有了收入，心里有点底了。

朋友们常问我，这工作能养家糊口吗？养家糊口并不难，低标准生活嘛。对沙漠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再继续旅行和制片。如果一部片子发行公司不接受，或者发行砸了，连制作成本都赚不回来的话，制片人就可能要改行。

大型的巡回讲演经常在冬季，一般持续几个月的时间。这几个月里，我们吃住都在房车上。经常发了疯似地开车赶路，但边开车边做糖醋鱼，就那么一回，下次可不敢了。

我们第一辆房车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，车底锈穿，发动机差点掉到路面上。系上一条带子，勉强开回了法国。

我们又买了辆新车。沙漠自己动手把这辆车装修成了“迷你”小房车。先把原车厢顶部切了，加高。在车内高处安了一张能折叠的大床，前半部装上煤气灶，洗手池，冰箱，中间装上化学厕所，暖气，餐桌。车后部的底层很隐蔽地藏了六架幻灯机，再加一部备用机，宽银幕和音响设备电脑藏在车底，最后是他的心肝宝贝——12张大盘几千张编排好的幻灯片。

把车上这一切安排好，用了六个月的时间。新车上路的

## 最快记录： 六分钟

那天，沙漠长嘘了一口气，拍拍这辆白马房车说，这下好了，我们吃睡都在自己下的“蛋”上，放心！

在讲演季节里，我和沙漠一起工作，帮他搬器材，幕间和散场我跑去卖我们的摄影画册。如有连场放映，我就抽个空，跑回房车，煮包方便面，摆好一双筷子，再去替换沙漠。

沙漠冲回车里，囫囵吞枣地吃一顿饭。最快记录：回车，吃饭，再回到幻灯机前换下我——六分钟。

开车跑路，吃睡都在车上，才知道这是另一个世界，另一种生活。车在路上飞驰，对面车里的人脸很难看清，但常收到人家一片好意。迎面开来的车突然打过来大灯，一下，

两下，意思是，小心！小心！我们一面举手致谢，一面减速，一切都发生在两三秒之内，忽地，好心人已开过去。我们向前进，果然发现暗藏的

## 我不是 你的同志

测速器，再远一点，一个留八撇胡的警察出现在路边。

前面又出现一辆超载重车，车尾灯左右闪，车语是，“你可超我。你可超我。对面没车。”沙漠加大油门很快地超过去，过去之后，也打出尾灯，一左一右，意思是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当然也碰到过鲁莽汉，拼命在后面按喇叭：“给我让路，给我让路！”沙漠看着他过去朝他送个飞吻。没想到，那人并不急着赶路，横下车，跳下来。扒住我们的车窗问：“为什么你亲我？我又不是同性恋。”沙漠说：“我也不是你的同志，你瞎跟我叫什么？”说着轰地把车发动起来。

夜里开车最累，也最有刺激。车灯照耀下看见一只野兔竖着耳朵狂奔乱跑，偏偏在车开过的一瞬间，猛地窜上马路，车身微微一跳，野兔轧死了。沙漠开出百米才醒悟过来，为什么不拣来红烧？好大的一只野兔，割下两条后腿，足吃



了一个星期。

下大雾了，大团大团的白雾裹住了车身，马达声也仿佛被淹没。车外景物看不见一丝一毫，只有白雾翻上滚下。人有点迷糊了，我们这是在开车？还是在开飞机？

夜里收音机里的节目也不同于白天。一个叫玛丽的太太，15年来一直主持夜里两点整的“电话解忧”的节目。那些两点还睡不着的人，失眠、失恋、失去生活的信心。有的人打电话到电台，却一句话也不肯讲，足足五分钟，只听收音机里传出玛丽太太的自言自语：“你是谁？你在哪？想和我说什么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又到夜里两点了，开了一天一夜的车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把车熄了火，我和沙漠深陷在座位里一动不动。收音机里传出赛尔日（Serge）那首动人的歌把我们定在座位上：《是我，回到家乡的意大利人》：

是我，回到家乡的意大利人

有人吗？

有人吗？

我听见了狗叫

不要积旧怨，给我开门吧！给我开门吧！

我知道已晚了18年，我回来得太迟……

此时我们的白房车像一片孤岛漂浮在浓重的夜色之中。心有点儿颤抖，歌声带着我的思绪飞向遥远的中国。

天一黑什么都会变成小说题材！入夜，我们把车停在波尔多郊外，我下到车外呼吸新鲜空气。一轮皎月，遍地银光。突然，我看见一个黑影向我移过来。

“站住！不许动！”黑影压低了嗓门对我说：“回到车上，关好车门，不管听到什么也不要开门。”

借月光我打量他，傻乎乎地问：“你，你带枪哪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是警察？今晚这儿有行动？”

回到车里，我对沙漠讲了这个奇怪的人。沙漠怎么也不愿意发动车换个地方。他倒头便睡，任凭天打五雷轰。

我半睡半醒，忐忑不安地等着外面的“行动”。

夜里三点，车身突然剧烈晃动起来，有人在喊：“谁在里面？马上下车！”

我们迷迷糊糊走下车。一排人站在十米远的地方，严阵以待。

一束强光打过来，一人冲我们高声喊：“警察！你们的证件。”一听是警察，沙漠完全醒了，也高声地喊：“怎么又是警察！你们的同伙过来了。”

警察靠近检查我们的证件，话不多说半句，电筒在我

们脸上一阵乱晃，查完要走了，一个警察出了声：“这儿没有别的警察。”

我们回到车上，沙漠做出很了解内情的样子对我说，你看到那个“小黑影”和他们不是一伙的，是个“特殊警察”。

“特殊警察”？我想荒郊野外的，特什么特？殊什么殊？

那他为什么带枪呢？他可能是逃犯？可能是贩卖军火的黑手党在秘密接头，被我们无意闯入搅黄了？

沙漠倒头又睡，我却怎么也合不上眼，天都快亮了，还睡什么！

## 小黑影

## 房车进监狱

朋友们管我们叫大篷车艺人，还真有点儿这个味道。我们把幻灯片装在房车上，到处放映讲演，跑遍法国，还有欧洲其他讲法语的国家，比如比利时、瑞士、卢森堡。我当然也就近水楼台转法国转欧洲。

几年下来对很多地方我了如指掌，沙漠只要说我们今

天到哪，我就能接下话：

哪个地方的教堂旁可以  
停车，哪个地方墓地上  
有个水管可以加水，哪  
个地方有个邮局，哪个  
地方游泳池可以游泳又

## 犯人 也需文化

可洗澡。我有一张法国地图，我去过的地方都插上了大头针，现在已经密密麻麻插满各种颜色的大头针了。

去过那么多地方都不说了，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特殊的放映点，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听起来就唬人：监狱。

犯人也是人嘛，也需要点儿文化生活。

我们几次作讲演放映的监狱都是那种重刑犯监狱，这种监狱在百米之外就能嗅到它的气味。不但独立一处，四面高墙耸立，大门紧闭，整个监狱的上空都封着铁丝网，以防止空中飞行物来接应犯人越狱，这种事已在法国发生过多，一个重刑犯的老婆就学过开直升飞机，救出了她的老公，法国把她看成爱情女英雄，为此拍过一部电影。

第一次我和沙漠被邀请到监狱放映是在比利时北方的

杜尔耐监狱，狱长一见我是中国人，持非法国护照，脸就变了，说要找警察总署请示一下。我怕给人家找麻烦，又想，为什么偏要进监狱？作罢了。

沙漠单独去放映，约好我下午五点在监狱大门外等他。我坐在狱外的一个小石墩上，充分享受一墙之隔的阳光和自由。五点整，狱门正门缓缓打开，一分钟不差。沙漠开车出来，狱门又很快关上了。

“出了狱”的沙漠深吸一口气。他对我说，你不去算是对了，这个监狱的犯人和狱长有对抗情绪，气氛很紧张，狱长花了2000法郎请我来放映，只来了四个犯人，后面跟有十几个看守。一个看守从头到尾坐在大厅后面的高梯上，手一刻不离地握着屁股后面的枪把子，虎视眈眈。

沙漠说，一个犯人从头到尾带着黑墨镜看这部有关中国的片子。放映完了，可以提问题了，他坐着不动也不出声，等沙漠走过他的身边时，他伸出手一把拦住去路，把沙漠吓了一跳。“大黑墨镜”连珠炮似地提了一串问题，问得很有水平。

出来后，沙漠才听看守说，“大黑墨镜”是个周游过世界的大毒枭，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了如指掌。

我第一次真正走进监狱是在法国普罗旺斯省。

大门在我身后关上，看守立即要去了我的证件，然后到隔离间搜身。看守又到房车上搜车。房车是一座房子，什么杂七杂八东西都有，箱箱柜柜搜起来很麻烦。但是看守做得一丝不苟，还让警犬上来乱闻一圈。我看见一个看守拿出个很奇怪的东西，长把子，像探雷器什么的，在车盘底下左照右照，才放我们的房车进监狱。

到了监狱大院，就像进到四方天井，只是四周的墙比北京的四合院高多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从监狱里向外看，又是法

## 我向所有的 犯人问了好



国监狱，我又兴奋又有点紧张。

狱长走出来，东张西望，我心想又要出什么麻烦了。狱长微笑着说，“我能不能参观一下你们的房车？”原来狱长想改装一辆房车。

我们正要把狱长请上车，忽然，狱长身后大门打开，传出一阵阵嘈杂的声音，不好了！放风的时间到了。犯人们鱼贯地走出大门，依次经过我们的房车，见我们和狱长在一起，都很礼貌地向我们问好，有的人还脱帽致敬道：“女士，先生们好。”我真想笑，忍了又忍，咽了又咽。我机械地有礼貌地一一回答犯人们的问好。不一会儿，像检阅似的，我们和全监狱的犯人们都问了好。这段小插曲我们没料到，点头问好的样子又生硬又滑稽又很虚伪。

我们推上沉重的器材穿过监狱漫长的走廊，穿过了多少门，数也数不清。总是身后的门“咣”地一声关上，再等一会儿，前面的门才徐徐自动打开。这是为了安全防范，绝不能同时打开前后两

